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二、六刊出

歷史與空間

■ 張桂輝

周恩來紀念室裡的懷想

今年，是周恩來總理誕辰120周年。上個周末上午，重返廬山探親避暑的我，懷着崇敬而急切的心情，獨自直奔位於河西路442號，背依牯牛嶺，面對長沖河，與「美廬」隔河相望的周恩來紀念室。

一代偉人周恩來，生前曾五上廬山參加相關政治活動。其中，1937年兩次；1959年至1970年三次。1961年，參加中央廬山工作會議期間，周總理就住在這幢建於1919年、建築面積397平米、單層石木結構的別墅裡。別墅最早的主人，是美國傳教士歇爾曼。這是一幢典型的美式風格單層別墅，坐北朝南，順坡而建。據史料記載，這幢別墅，在周恩來之前還住過兩位美國名人。1946年7月至9月，馬歇爾作為美國總統特使，以「調處」為名參與國共兩黨和平談判，在廬山和南京之間來回穿梭，八上廬山時，都是入住這幢別墅。因此，在被設為周恩來紀念室之前，人們習慣稱它為「歇爾曼別墅」。1948年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在這裡下榻過。為紀念人民的好總理，1990年別墅被闢為「周恩來紀念室」，後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
這天，我從柏樹路住所出發，沿着河西路下行，過了「廬山戀電影院」，繼續下行一百多米，就到了目的地。不大的大門門口一側，有塊白底金字的「周恩來紀念室」標牌，不時有遊客在標牌前留影。進入院內，但見綠草茵茵、樹木葱葱。別墅高高的石台基座上，長長的內走廊和木質白框玻璃窗，顯得既樸素又典雅。我從別墅東側拾級而上，步入紀念室內，最吸引眼球的，是走廊上、客廳裡牆上周恩來在廬山活動的相關照片、文字說明。在北端展廳的《前言》中，有這樣一段話：敬愛的周恩來同志，於一九三七年作為中共代表，不顧個人安危，充分施展出一個政治家的非凡才能，曾兩次上廬山與蔣介石進行談判，為促進國共兩黨的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，進行了艱苦卓越的鬥爭。全國解放以後，周恩來同志於一九五九年、一九六一年和一九七零年三上廬山，參加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、中央工作會議、中共九屆二中全會，為糾正黨內「左」傾錯誤，恢復國民經濟正常發展，輔弼毛澤東同志挫敗反黨集團的陰謀與進攻，建立了不朽的功勳。

我注意到，在緊鄰客廳的周總理寢室裡，按原貌擺放着一床一桌一椅一沙發。由於佈置十分簡樸，臥室空間顯得頗為寬敞。據資料介紹，當年周恩來住在這裡時，還曾發生過一件「怪事」。那是總理住進別墅的第三天，警衛戰士向總理的衛士長成元功報告，白天和晚上，常聽到屋頂上有神秘的「叭嗒」聲。為了安全考慮，秘書建議總理換個地方住。總理考慮了一下說：「換住處會給地方政府增添極大麻煩。再說，如果這裡確有安全問題，換了別的同志來住，不也不安全嗎？還是想辦法先把問題搞清楚，如確需要換，再向地方政府講清楚原因，我們不能住，別的同志也不能住。」安全「隱患」面前，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「別的同志」。這，正是周恩來一以貫之的處事風格與思想境界。後來「隱患」排除，總理聽了匯報，滿意地點點頭：「這就對了嘛，發現了問題，就要想辦法解決，不要迴避。」

另據一張圖片文字說明：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，會務部門原給周恩來總理安排住別墅，總理堅持和副總理、部長們住廬山交際處直屬招待所，以利於經常及時研究工作。那年，周總理住201房，鄧大姐住208房。他們堅持和大家一同在大餐廳用餐，不進專門為他準備的小餐廳。這裡還關照工作人員說：「大家吃什麼，我也吃什麼，不能超標準，更不能開小灶。」常言道，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陽的光輝。前來參觀的人們，只要在「紀念室」內留心觀賞一遍，就可以深切感受到這位偉人的智慧與膽識、作風與情操。我在參觀過程中觀察發現，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，不論年齡，不分性別，臉上都露出肅穆崇敬的表情。其間，我「見縫插針」輕聲問一位操着山東口音、年過半百的大漢：「來這裡參觀，有什麼感受？」他不假思索地說：「周恩來，國家的好總理，人民的好總理！」他的夫人主動搭訕：「周總理，職務那麼高，沒有點架子，不像現在有些人……」

的確，現實生活中，少數領導幹部，職務不高，架子不小，動輒擺出一副道貌岸然、高高在上的派頭；貢獻不大，氣勢不小，總想顯示唯我獨尊、有別於民的身份，這與周恩來總理大事小情保持着和人民群眾「一個樣」的作風，形成鮮明反差。此前不久，《中國紀檢監察》雜誌在一篇題為《透視特權思想的主要表現及深層次根源》的文章中，使用了一個新提法——「抖派」。文章稱，這種人把權力、職務當作高人一等的標籤，與下級、群眾接觸時，兩眼朝天、吆五喝六、口大氣粗。群眾對他們不但深惡痛絕，而且給他們量身定做了一

■1961年周恩來與廬山共大師生在一起。 作者提供

頂帽子，叫「抖派」。我理解，所謂「抖派」，就是在言談舉止、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，表現得與人民群眾「不一樣」。倘若給他們畫素描，大概是這樣的——日常生活喜歡喝名酒、抽名煙、穿名牌、戴名錶，群眾面前習慣走官步、打官腔、耍官威、擺官譜；出行喜歡有人端杯拎包、前呼後擁、開車門、撐雨傘……總之，時時追求鶴立雞群，提醒別人「我是誰」；處處不忘彰顯身份，刻意炫耀「有能耐」，傲慢做派，溢於言表。此類「抖派」，不說比比皆是，也是屢見不鮮。

在周恩來紀念室南端展廳牆上，一張歷史照片下方，有這樣一段文字說明——1970年會議結束，下山前一天中午，周恩來總理、鄧穎超大姐要和直屬所工作人員合影留念。大家排好隊，並搬來兩把藤椅，請總理和大姐坐在中間。不想，周總理堅決拒絕：「大家都站着，我們也站着，椅子一定要搬走。」當攝影師拍完了，總理擔心不保險，要求「再拍一張」。攝影師說：「沒問題。」總理笑道：「那不見得喲，他們跟我在一起照個相不容易，還是再拍一張好了。」照畢，總理讓秘書拿出40元錢交給攝影師，關照要給每人放大一張，一定要寄到。

置身周恩來紀念室，隨着參觀過程的延伸，一位歷史偉人彷彿就在眼前，一些歷史往事彷彿還在閃現。我一邊細細看，一邊默默想，周恩來身為大國總理，尚能這樣自覺保持與人民群眾「一個樣」，哪個領導幹部有理由擺架子、有資格抖派頭？大量歷史事實表明，密切聯繫群眾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政治優勢，脫離群眾是執政黨的最大危險。這，是從中共近百年奮鬥歷史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告誡全黨同志：人民群眾是中國共產黨最堅強有力的靠山，共產黨人一刻也不能脫離人民群眾，一刻也不能忘記服務人民群眾。我以為，領導幹部不論職務高低、權力大小，都要像周總理那樣，時時處處、歲歲年年，始終和人民「一個樣」、自覺和人民「一個樣」。只有這樣，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擁戴與支持，才能執好政、掌好權、服好務。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一個經典座談會

日前在這欄寫了兩篇林燕妮和《作家月刊》的文章，往事並不如煙，迄留腦海。《作家月刊》好文章不少，這種「聲勢」，相信於今很難得見了。

創刊號的《四條漢子大談女人經》，更是絕唱，引發亞視後來的「今夜不設防」。四條漢子是倪匡、黃霑、蔡瀾和黃百鳴。主持人方娥真這麼形容四人：

「黃霑語笑四座，聲大夾粗，一面講話一面脫衣服。他講起話來七情上臉，真性流露。他的寫真語言赤裸裸的，一出口全桌的人笑聲震屋頂。倪匡面對黃霑從容自若，霸氣轉為和氣。他與黃霑唱雙簧，相信會是香港最黃的雙簧。蔡瀾外表彬彬君子，笑容爾雅，同時又很含蓄的流露出一肚子壞水，屬於真人不露相那類人。黃百鳴返璞歸真，與世無爭，看不出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，同樣是道行很高不露真面目的人。

那個座談會舉辦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時，地點是銅鑼灣倪匡家居樓下的小小菜館，一班不羈的人聚會，語吐幽默、不雅、放浪形骸，笑聲震天。

當年，黃霑與林燕妮仍在蜜運，既談女人經，自是離不了林小姐，且看他如何評價：

「我十二年來，做過一個實驗。每日對住林小姐，當中情緒當然有起有落，許多時會感到無奈。但想深一層，還是覺得她好。」

其後言談中，又談到：

「不是誇獎林姑娘，她真是兼具女強人與溫柔兩種性格。我這麼多年來，受過不少誘惑，心動，但轉念一想，還是林姑娘好，就心如止水。林姑娘有九十五分，我何必費那麼多力氣去追求那剩餘的五分呢？」

當年黃霑有妻有女，如何追得到林燕妮？林燕妮是一眾公子哥兒的追求對象，黃霑不諱言是「耍手段」，有「手段」自然手到擒來，他述「手段」一斑：

「首先當然是去欺騙真實情報回來，知道某公子約了林小姐在何處燭光晚餐。消息掌握到後，下午先去那間餐廳，疏通那部長……知道來龍去脈之後，就去買一打黃玫瑰，吩咐林小姐來吃飯，吃好湯時，就把花送上。林小姐看到花，必會看附在花莖的卡片。哦！原來乃四眼仔所寫『ENJOY YOURSELF TONIGHT』，於是整夜都惦着我。」

在追女人這方面，倪匡坦言「從來不追」，「因怕失敗」，他的老婆是「一見鍾情」，不用追的。黃百鳴自認「最差勁」，如何「差勁」，則沒透露。蔡瀾認為「耍手段」是要的，但要看「耍得適不適合」。

林小姐兼具「強人」與「溫柔」兩種性格，黃百鳴強調「其實兩者都有樂趣，女強人有女強人的好，溫柔有溫柔的好！做老婆，蠢一點，就不必煩惱。」倪匡則反對，說：「我以為女人要聰明才好！聰明男人壞，聰明女人不壞。有人問我喜歡聰明女人，還是蠢女人？我說，我喜歡聰明女人，聰明女人知道在什麼時候詐笨，笨的女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是笨，就一直笨下去。」

■不羈的人聚會，往事只能回味。 作者提供

這個座談會已成「經典」，只嘆黃霑已逝，林燕妮亦走矣。思此，能不黯然！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阿崩叫狗・阿崩養狗・阿崩咬狗虱・狗死狗虱死

某清晨，輝仔陪同稀髮的爺爺到城門河畔散步，其時碰上崩牙的晨運客陳伯。

爺爺：輝仔輝仔，輝仔輝仔，乜得好似「阿崩叫狗」咁，「越叫越走」㗎！想追死阿爺咩？

輝仔：爺爺，我見到陳伯喺前面抱住隻狗，好似以前我哋養嗰隻咁，咪行快兩步埋去眼真啲囉！

爺爺：崩牙陳，你不嬲咪唔鍾意狗，乜得「今勻[1]」嚟個「阿崩養狗」，「轉性」呀！哈哈哈…

陳伯：死甩毛梁，一世流流長，點話得埋㗎！

輝仔：陳伯，我哋之前都係養呢款狗嘅；本來養得好好地，點知有日發覺佢成身都係狗虱，點搞都甩唔晒，媽咪咪送咗佢去「愛護動物協會」囉！

爺爺：崩牙陳，我諗你遲早都會學我哋咁㗎嘞！

陳伯：你講狗虱呢個問題呀，我真係有啲擔心！

輝仔：其實嗰時我有諗過用口咬死啲狗虱㗎！

爺爺：乖孫，我哋就話得啱，不過你呢個伯伯係崩牙嘅呢！「阿崩咬狗虱，唔死有排慌」呀！

陳伯：又嚟，「五行欠打[2]」定嘞！哈哈哈……

輝仔：我諗到蟑，毒死隻狗，啲狗虱咪一齊死囉！

爺爺：我哋係想整死啲狗虱，唔係想整死隻狗嘅，不過又真係有「狗死狗虱死」呢家嘢嘅！

陳伯：你兩爺孫，講咗即係無講！

在粵語的歇後語中，有個主角叫「阿崩」，他之所以有此諢稱，是因為他是個患兔唇或門牙崩缺的人。有了這種缺陷的人，發音不準，如叫「狗（gau2）」卻叫成「走（zau2）」（聲母變了）。某天「阿崩」走在街上，碰上有條狗走在前面；「阿崩」看牠擺着尾巴，蠻可愛的，不其然地叫聲「狗」。狗以為有人叫牠「走」，便頭也不回的向前「走」；「阿崩」覺得狗反應得有點怪——按狗的服從習性，如非叫喚者惡形惡相，狗一般都會熱情地走過來或最低限度的輕聲吠叫以作回應，於是再一次叫「狗」，狗還是向前「走」；「阿崩」以為狗只是聽不清，於是高聲叫「狗」，狗對此強烈的信息作出了更強烈的反應——向前飛奔，真個是「越叫越走[3]」了。自此，民間流傳了以下的歇後語：

阿崩叫狗——越叫越走

多用以形容那些不聽教導的頑劣小孩，你愈是着緊他就愈不依從，每每反其道而行。

面對每次對狗呼叫都不獲理會的不快經歷，漸漸地「阿崩」對「養狗」這回事失卻了信心，於是不再「養狗」而改為「養貓」了。就此，有人創造了以下的歇後語：

阿崩養貓——轉性

對於這個創作，筆者提出一個問題：是「阿崩」的就有「養狗」的習慣嗎？不然，怎可以「轉性[4]」來描述他的行為呢？要是作出如下修訂：

阿崩養狗——轉性

那其邏輯性又如何呢？當某人對某事物失去信心時，他理應對該事物的發生異常抗拒，所以如果某天你發覺他回心轉意——重新接受該事物，大家幾可肯定他該是受了什麼刺激或打擊而令其有此突變。

話說「阿崩」收養了一條狗不久，他發現狗的體表長了不少狗虱。「阿崩」嘗試用多種方法，如用擦子擦身、用溫水沖洗，也無法把狗虱徹底驅除。在無計可施下，「阿崩」竟試圖用口把狗虱咬死。很可惜，門牙崩缺的他根本咬不着狗虱，即無法完成此任務。狗虱寄生於狗的體表，並從狗體攝取血以維持生命。由於很多病源都是通過血液傳染的，且過多的狗虱會造成狗貧血，足以致命，所以狗虱一日不除，「阿崩」就「有排慌[5]」，於是有了以下的歇後語：

阿崩咬狗虱——唔死有排慌

比喻如不徹底把某些問題解決，則後患無窮。

當狗這個宿主因故死亡，其血液循環停止，寄生的狗虱在一段時間過後可說是無血可吸，意味着狗虱亦會隨之而死亡。以下的俗語描述了這個現象：

狗死狗虱死/狗死狗虱也無命[6]

明顯地，狗虱依賴狗而生，狗死就有「脣亡齒寒」的意味；所謂「巢傾卵破」，主體被毀，當中成員也無法存活，是故人們須意識到這種利害關係。套用廣東人所說的就是：

你好我好

佢唔掂你都唔掂；佢唔妥你都唔會好過

大意是他不妥當你也不會安然。

以下的中西俗語與「狗死狗虱死」意近：

坐埋同一條船/同一條船（風雨同舟）

In the same boat（在同一條船上）

着埋同一條褲[7]（穿一條褲子）

一條線兒拴倆螞蚱[8]

比喻同一處境、同一命運，故有必要和衷共濟。

1 「今勻」指這次；「勻」讀「暈」。

2 「五行」指金木水火土，當然欠打。「五行欠打」比喻某人的卑劣言行足以令人家揍他一大頓。

3 「越叫越走」亦作「愈叫愈走」。「愈」，讀「遇」而非「越」，不過與「越」義同。

4 「轉性」的另一個涵義是通過手術轉變了性別。

5 「排」指一個接一個；「有排慌」指恐慌持續不知何時停止，亦即接下來都不會心安。

6 「狗死狗虱死/狗死狗虱也無命」亦作「猴死豬哥也無命」。猴指孫悟空，豬哥指豬八戒；法力無邊的悟空若然死了，碌碌無為的八戒必死。

7 「着埋同一條褲」也比喻情誼深厚，同時也指對某些事持相同態度或二人有相同取向。

8 「一條線兒拴倆螞蚱」指用繩子繫住兩隻蝗蟲；比喻跑不了你，也跑不了他。

【專欄簡體版】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

詩語背後

■ 江 鄰

隱約洞庭舟

彈指之間半世休
撫心試問欲何求
長河大海留青史
細雨輕風入畫樓
老酒三杯心已靜
詩魂一縷意難收
驀然回首醫方裡
隱約洞庭賒月舟

2018年7月4日，適逢美國獨立日，中美貿易戰正酣。這天，我因耳疾到廣東省人民醫院住院。

對一個五十多歲從未住過院的人來說，第一次進病房，其意義之大，大概不亞於第一次進考場，第一次進職場，甚至不亞於第一次進洞房吧。得悉我住院，一個廣州朋友給我發來微信「廣州歡迎你」，緊跟着一個調皮的笑臉兒表情。這樣子對待疾患，輕鬆俏皮，頗讓我窩心。

這次住院，猝不及防。原本是上次看病後來複查的，醫生說病情有加重，建議住院治療。由於沒打算住院，什麼東西都沒有帶，只得臨時去超市買。沒想到一會兒就買好了，兩大包東西，內衣內褲，洗漱用品，吃飯的家伙什兒，加在一起不到兩百塊錢。看來，生活真正需要的東西並不多，也不需要事事精心準備，完全可以順其自然，過得簡單些。

入院時的一個細節，頗有意思。進病房後，我沖了個涼，換上病號服，然後去叫醫生，準備檢查。走到護士站時，一個護士很自然地過來扶着我的右手肘。在她的眼中，我就是貨真價實的病人了。而在十多分鐘前，當我背着雙肩包，提着雜物袋，精精神神地走進來的時候，她是沒有這個感覺的。這就是制服的暗示！想起來，生活中類似情形很多：對軍裝的信任，對警裝的臣服，對工裝的輕慢，特別是病人對白大褂的依賴……

醫院有自己的風景。白色的環境，清淡的飯菜，不化妝的女孩子，共同烘托出一個恬適的氛圍。人在治療過程中，行動自然就慢了下來。醫生講，藥物與疾病鬥爭，要通過人自身的能量發揮作用，所以病人的能量是處於耗損狀態的。安心靜養，有助於能量集聚。做一些適度的運動，或許可以理順經脈，促進藥效。但運動是要耗氧的，若體力消耗過度，就起不到鍛煉的作用，反而會對藥物與身體的互動造成干擾，影響療效。若有操心勞累之舉，於身體的損害，更勝平日。

慢下來了，靜下來了，每天聽從醫生護士的安排。半個月住院的日子，彷彿吊瓶裡的鹽水不緊不慢滴入血管，思緒悠然飄過腦際，時不時生出一些感想來。正所謂，半世奔波緣裡去，諸般感悟病中來。住院，成了生命旅途中的一個重要驛站，不只是對身體，更是對精神。

人生百年，每個人的生命軌跡不同，生存狀態各異，但基本生活構件是一樣的，無非四件事：學習、工作、娛樂、治病。這好比人類食物千差萬別，人體基本營養物質只是糖類、脂肪、蛋白質。

治病作為基本生活構件，大約還沒有多少人在意，我也是這次住院才領悟到的。其實，這個構件伴隨人的一生，對某些個體甚至是最主要的構件。之所以未引起重視，或許是覺得治病不產生價值，且世人皆有「好而趨之，惡而避之」之心。

人生這本書，有不同的打開方式。把四個基本生活構件視為人生的四個維度，從不同出發點去觀察同一場人生之旅，呈現出來的軌跡是不一樣的。

從學習出發看人生，你會看到人生無處不是在學習。通常有個誤解，學習只是人生的基礎階段，是為工作做準備的。工作了就不用學習了，退休後更不用學習了。殊不知，終生學習是一種生活態度，也是一種生活方式。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，忠恕者無一物不格，無一知不至。

從工作出發看人生，你會看到一輩子都有幹不完的事。工作不只是謀生的手段，不單為了追名逐利，從根兒上講，勞動是人的第一需要。積極健康的人生，沒有歇下來的概念，任何時候都要有一份事情做。無聊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。做事情，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形態。

從娛樂出發看人生，你會看到尋歡作樂本就成了人生，是人生的動力也是人生的內容。娛樂長期被視為工作的副產品，而在互聯網時代，遊戲成為一盤超大的生意。生活中不乏一些活成大家的人物，他們的人生信條，就是凡事要好玩。好玩並不等於好逸惡勞，不少玩主都是很勤奮的。這方面，畫家黃永玉名頭最響：世人笑我太瘋癲，我笑世人不好玩！

從治病出發看人生，你會幡然而悟，人無論作為自然人還是社會人，原來都是在身心的不斷修復中度過一生的。人無時不在毛病中，磨合的過程，貫穿始終。直到人與世界合一，致於化境，逍遙於天地之間，至人無己、神人無功、聖人無名……

學習是終生的，工作是終生的，娛樂是終生的，治病也是終生的。它們是生命的常態。通過學習、工作和娛樂，你可以找到生命的入口，發現生命的參照物和路標，充實生命內涵。而通過治病，你的生命跟這個世界實現了和解，終極的和解。

■隱約洞庭舟 網上圖片